

拾屍者

董玉芹

醫學生要解剖屍體，醫生的病人也常常死去，殯儀館的人更要為死者更衣、化粧；但是，我認識這麼一個人，專門在屍體上打主意，我不知該稱他為什麼。

人家一直喊他「安胖」，其實他胖的只有二隻手掌和一雙大腳板。四十開外的人，理了平頭，嗓門好大，他有一個啞吧太太和三個很漂亮的女兒，喜歡抽煙、嚼檳榔、喝茶，最糟糕的是兩眼有幾千度的近視，看報紙就像聞報紙一樣，貼在鼻頭上。

起初，我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，外婆常叫他來拔草、清水溝、修剪樹葉，或是劈劈柴，要他跑跑腿什麼的，然後他愛喝多少茶，就給喝多少，有時候給他點錢買香煙。

有一次，他正喝茶喝得挺高興，就和我扯起來了。

他說：「小姐，妳真好命啊！你們少年仔能讀書最好。」

我回了他：「你不是也會看報紙嗎？聽說你還會看風水啊！」

「唉呀！你知道我看報紙看什麼意思？我是在看什麼地方車禍，有人死了沒？要我去埋葬！至於看風水，唉！也只是爲了吃飯，我也會造墓、釘棺材呢！歹命喔！歹命人一天到晚替死人脫衣、穿衣，陪死人過夜，有時也看見鬼嚇得差點生病……。」

「什麼！你到底作什麼生意的？」

我望着他捧茶杯的手，渾身起哆嗦。

「我就專門料理死人嘛！東門派出所那些「大人」，對我最「好禮」，如果有車禍，三更半夜都會用計程車來接我去，上個月，橋頭北那次撞死二個騎摩托車的「少年仔」，還不是要我去收拾，「大人」在橋頭兩邊亮紅燈，所有車輛都不准過，我就把地上一片片的碎肉拾起來放在一堆，然後再慢慢拼好，真可憐，臉都被卡車輾爛了，腦漿流得滿地，那些「大人」叫我趕快把它們蓋起來，你知道他們都不敢看哩！而且我實在有威風，南北來的大小車輛，一律擺得長長的在等我做完，誰也不敢過……。」

他愈說愈起勁，口沫橫飛，我則手脚發冷。

「你就用手去抓啊！」

「是嘛！人的手心沒有毛孔，不會有屍毒跑進去的。」這是那門子的理論呢？

「我才不怕，有一次台中的檢察官說要開棺驗屍，他們三、四個法醫帶口罩、帶手套一有三層喔！又把頭髮包起來穿上圍兜，我空着兩手一抓就把屍體從棺材底拉上來了，那個肉黑黑的，腫腫的，大概快爛了。等他們剪刀、錘子，翻腸破肚完畢，我還是兩手一抓，屍體就下去了，他們給我消毒水洗手，我回家再洗個澡，換一套衣服就好了嘛！你看，我現在不是好好的。還有一次，糖廠那邊的甘蔗園死了一個男人，吃農藥自殺的，全身都發黑，發臭了才被人發現，「大人

又叫我去把他拖出來，那一次最麻煩，我手才一碰，屍體就流湯了，而且臭得要命，又有好多蟲在上面爬，只好買了一張草蓆把他捲起來，然後拉出甘蔗叢，田主把甘蔗都燒掉了，又買許多紙錢在那裏祭，當然我把價錢抬高了，應該的嘛！如果我不去拉，誰要去？」

他又喝了一口茶；老天，等他走了，我一定得把這些茶具煮爛了才行，以後這些茶具也歸他一人獨享了。

「那你一次賺多少錢？」

「不一定啦！幾百幾千都有，埋葬小孩卡簡單，有的剛生出來就死的，用草蓆包着，隨便挖個坑，堆個石頭就可以了；有錢人就「傷重」了，棺材就要幾個人抬，有時我一人作不來，就得找別人，分的就卡少；有時也要兼「土水」（砌墓），當然，這就要拿多一點錢，如果窮人，我都拿少，橫直大家都是甘苦人。」

「安胖！你說會看見鬼，是嗎？」

「有喔！常常也會遇到，有一次我到水尾山埋一個小孩，那天剛好「十五」，月亮很光，我把屍體埋好，鋤頭綁在腳踏車上正要騎上去，忽然聽見一個女人在哭，一直走到土地公廟前面的橋上就坐着了，我也跟到橋上想要問她哭什麼，誰知道車上的鋤頭突然掉下來，我彎下身去撿，抬起頭來，那女人却不見了，橋上什麼都沒有，我真不相信，橋上橋下什麼也都沒有，連個影子都沒有，我心裏一驚，把車子丟在那裏，跑進土地公廟連磕了幾個頭，回家後還用符水洗了好幾次

……哇！這碰上一次就吃不消了。」

「你說真的還是假的？」

「小姐！我騙妳啊？！我死人不怕，只怕鬼，你們『少年仔』都說不迷信啦什麼？遇到，你們就知道，哼！不信，不信，你們『少年仔』遇上一次就知道囉！」

「好啦！你卡勇敢。嘿！安胖，你是不是近視看不見才不怕死人？怎麼不戴眼鏡？」

「一隻眼鏡那麼貴，而且我近視太深了，沒有眼鏡可以配，我也怕打破，買眼鏡做什麼，又不像你們要唸書。」

「那你怎麼看得見呢？你騎車在街上不怕被卡車撞到或撞到人啊？」

「小姐！昨天妳在街上我都認得出妳，誰說我看見，卡車來就來嘛！那麼『大台』怎麼敢撞我這個『瞎眼』的？」

好一個樂天知命的人哪！

上帝疼愛這樣單純、善良的人，他朦朧的世界裏，彷彿沒有可怕、醜陋的事，只要他想看見，就能看見，不好看的，不必看的，上帝也准許他看不見，多麼有福的人！

人人都懼怕死亡，但對安胖來說，死亡却是他活命的指望，他尋找死亡，却是賴之以活命。三百六十行中，竟然也有這一行呢！

（第二十期）